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

話說寶玉見了賈政，回至房中，更覺頭昏腦悶，懶怠動彈，連飯也沒吃，便昏沉睡去。仍舊延醫診治，服藥不效，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。大家扶著他坐起來，還是像個好人。一連鬧了幾天。那日恰是「回九」之期，說是若不過去，薛姨媽臉上過不去；若說去呢，寶玉這般光景，賈母明知是為黛玉而起，欲要告訴明白，又恐氣急生變。寶釵是新媳婦，又難勸慰，必得姨媽過來纔好。若不回九，姨媽嗔怪。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：「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，起動是不怕的。用兩乘小轎，叫人扶著，從園裡過去，應了回九的吉期；以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，僑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寶玉，可不兩全？」王夫人答應了，即刻預備。幸虧寶釵是新媳婦，寶玉是個瘋傻的，由人撥弄過去了，寶釵也明知其事，心裡只怨母親辦得糊塗，事已至此，不肯多言。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，心裡懊悔，只得草草完事。回家，寶玉越加沉重，次日，連起坐都不能了，日重一日，甚至湯水不進。薛姨媽等忙了手腳，各處遍請名醫，皆不識病源。只有城外破寺中住著個窮醫，姓畢，別號知庵的，診得病源是悲喜激射，冷暖失調，飲食失時，憂忿滯中，正氣壅閉；此內傷外感之症。於是度量用藥。至晚服了，二更後，果然省些人事，便要喝水。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心，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，都到賈母那裡，暫且歇息。

寶玉片時清楚，自料難保，見諸人散後，房中只有襲人，因喚襲人至跟前，拉著手哭道：「我問你，寶姐姐怎麼來的？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來，怎麼叫寶姐姐趕出去了？他為什麼霸佔住在這裡？我要說呢，又恐怕得罪了他。你們聽見林妹妹哭的怎麼樣了？」襲人不敢明說，只得說道：「林姑娘病著呢。」寶玉又道：「我瞧瞧他去。」說著，要起來。那知連日飲食不進，身子豈能動轉，便哭道：「我要死了！我有一句心裡的話，只求你回明老太太：橫豎林妹妹也是要死的，我如今也不能保，兩處兩個病人，都要死的！死了越發難張羅，不如騰一處空房子，趁早把我和林妹妹兩個抬在那裡，活著也好一處醫治伏侍，死了也好一處停放。你依我這話，不枉了幾年的情分！」

襲人聽了這些話，又急，又笑，又痛。寶釵恰好同著鶯兒過來，也聽見了。便說道：「你放著病不保養，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呢？老太太纔安慰了些，你又生出事來。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，如今八口多歲的人了，雖不圖你的誥封，將來你成了人，老太太也看著樂一天，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。太太更是不必說了，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了你這一個兒子，若是半途死了，太太將來怎麼樣呢？我雖是薄命，也不至於此。——據此三件看來，你就要死，那天也不容你死的，所以你是不能死的。只管安穩著養個四五天後，風邪散了，太和正氣一足，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。」寶玉聽了，竟是無言可答，半晌，方纔嘻嘻的笑道：「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，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？」寶釵聽了這話，便又說道：「實告訴你罷：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，林妹妹已經亡故了。」寶玉忽然坐起，大聲詫異道：「果真死了嗎！」寶釵道：「果真死了，豈有紅口白舌咒人死的呢！老太太、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，你聽見他死了，自然你也要死，所以不肯告訴你。」

寶玉聽了，不禁放聲大哭，倒在床上，忽然眼前漆黑，辨不出方向，心中正自恍惚，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來。寶玉茫然問道：「借問此是何處？」那人道：「此是陰司泉路。你壽未終，何故至此？」寶玉道：「適聞有一故人已死，遂尋訪至此，不覺迷途。」那人道：「故人是誰？」寶玉道：「姑蘇林黛玉。」那人冷笑道：「林黛玉生不同人，死不同鬼，無魂無魄，何處尋訪？凡人魂魄，聚而成形，散而為氣，生前聚之，死則散焉。常人尚無可尋訪，何況林黛玉呢？汝快回去罷。」寶玉聽了，默了半晌，道：「既云死者，散也，又如何有這個『陰司』呢？」那人冷笑道：「那『陰司』，說有便有，說無就無，皆為世俗溺於生死之說，設言以警世。便道上天深怒惡人：或不守分安常；或生祿未終，自行夭折；或嗜淫慾，尚氣逞凶，無故自殞者。特設此地獄，囚其魂魄，受無邊的苦，以償生前之罪。汝尋黛玉，是無故自陷也。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，汝若有心尋訪，潛心修養，自然有時相見；如不安生，即以自行夭折之罪，囚禁陰司，除父母之外，圖一見黛玉，終不能矣。」那人說畢，袖中取出一石，向寶玉心口擲來。

寶玉聽了這話，又被這石子打著心窩，嚇的即欲回家，只恨迷了道路。正在躊躇，忽聽那邊有人喚他。回首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賈母、王夫人、寶釵、襲人等圍繞哭泣叫著，自己仍舊躺在床上。見案上紅燈，窗前皓月，依然錦繡叢中，繁華世界。定神一想，原來竟是一場大夢。渾身冷汗，覺得心內清爽。仔細一想，真正無可奈何，不過長歎數聲。

起初寶釵早知黛玉已死，因賈母等不許眾人告訴寶玉知道，恐添病難治，自己卻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，失玉次之，故趁勢說明，使其一痛決絕，神魂歸一，庶可療治。賈母、王夫人等不知寶釵的用意，深怪他造次，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，方纔放心，立刻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診視。

那大夫進來診了脈，便道：「奇怪！這回脈氣沉靜，神安鬱散，明日進調理的藥，就可以望好了。」說著出去。眾人各自安心散去。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訴，惟是口中不好說出。鶯兒背地也說寶釵道：「姑娘忒性急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？好歹橫豎有我呢。」那寶釵任人誹謗，並不介意，只窺察寶玉心病，暗下針砭。

一日，寶玉漸覺神志安定，雖一時想起黛玉尚有糊塗。更有襲人緩緩的將「老爺選定的寶姑娘為人和厚，嫌林姑娘秉性古怪，原恐早夭。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，病中著急，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」的話，時常勸解。寶玉終是心酸落淚。欲待尋死，又想尋夢中之言；又恐老太太、太太生氣；又不得擦開。又想黛玉已死，寶釵又是第一等人物，方信「金玉姻緣」有定，自己也解了好些。

寶釵看來不妨大事，於是自己心也安了，只在賈母王夫人等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，便設法以釋寶玉之憂。寶玉雖不能時常坐起，亦常見寶釵坐在床前，禁不住生來舊病。寶釵每以正言解勸，以「養身要緊，你我既為夫婦，豈在一時」之語安慰他。

那寶玉心裡雖不順遂，無奈日裡賈母王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，夜間寶釵獨去安寢，賈母又派人服侍，只得安心靜養。又見寶釵舉動溫柔，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。——此是後話。

卻說寶玉成家的那一日，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，卻心頭口中一絲微氣不斷，把個李紈和紫鵑哭的死去活來。到了晚間，黛玉卻又緩過來了，微微睜開眼，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。此時雪雁已去，只有紫鵑和李紈在旁。紫鵑便端了一盞桂元湯和的梨汁，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。黛玉閉著眼，靜養了一會子，覺得心裡似明似暗的。此時李紈見黛玉略緩，明知是「迴光返照」的光景，卻料著還有一半耐頭，自己回到稻香村，料理了一回事情。

這裡黛玉睜開眼一看，只有紫鵑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裡，便一手攥了紫鵑的手，使著勁說道：「我是不中用的人了！你伏侍我幾年，我原指望僑們兩個總在一處，不想我——」說著，又喘了一會子，閉了眼歇著。紫鵑見他攥著不肯鬆手，自己也不敢挪動。看他的光景，比早半天好些，只當還可以回轉，聽了這話，又寒了半截。

半天，黛玉又說道：「妹妹！我這裡並沒親人，我的身子是乾淨的，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！」說到這裡，又閉了眼不言語了，那手卻漸漸緊了，喘成一處，只是出氣大，入氣小，已經促疾的很了。紫鵑慌了，連忙叫人請李紈，可巧探春來了。紫鵑見了，忙悄悄的說道：「三姑娘！瞧瞧林姑娘罷！」說著，淚如雨下。探春過來，摸了摸黛玉的手，已經涼了，連目光也都散了。

探春紫鵑正哭著，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，李紈趕忙進來了。三個人纔見了，不及說話。剛擦著，猛聽黛玉直聲叫道：「寶玉！寶玉！你好——」說到「好」字，便渾身冷汗，不作聲了。紫鵑等急忙扶住，那汗愈出，身子便漸漸的冷了。探春李紈叫人亂著攏頭穿衣，只見黛玉兩眼一翻。嗚呼！香魂一縷隨風散，愁緒三更入夢遙！

當時黛玉氣絕，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。紫鵑等都大哭起來。李紈、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，今日更加可憐，便也傷心痛哭。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，所以那邊並沒聽見。一時，大家痛哭了一陣，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，側耳一聽，卻又沒有了。探春、李紈走出院外再聽時，惟有竹梢風動，月影移牆，好不淒涼冷淡！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，將黛玉停放畢，派人看守，等明

早去回鳳姐。

鳳姐因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亂，賈政起身，又為寶玉昏憤更甚，正在著急異常之時，若是又將黛玉的凶信回了，恐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，急出病來，只得親自到園。到了瀟湘館內，也不免哭了一場。見了李紈探春，知道諸事齊備，就說：「很好。只是剛纔你們為什麼不言語，叫我著急？」探春道：「剛纔送老爺，怎麼說呢？」鳳姐道：「這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些。這麼著，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冤家呢。但是這件事好累墜！若是今日不回，使不得；若回了，恐怕老太太攔不住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去見機行事，得回再回方好。」鳳姐點頭，忙忙的去。

鳳姐到了寶玉那裡，聽見大夫說不妨事，賈母王夫人略覺放心，鳳姐便背了寶玉緩緩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。賈母王夫人聽得，都嚇了一大跳。賈母眼淚交流，說道：「是我弄壞了他了！但只是這個丫頭也忒傻氣！」說著，便要到園裡去哭他一場，又惦記著寶玉，兩頭難顧。王夫人等含悲共勸賈母：「不必過去，老太太身子要緊。」

賈母無奈，只得叫王夫人自去。又說：「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：『並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，只為有個親疏。你是我的外孫女兒，是親的了；若與寶玉比起來，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。倘寶玉有些不好，我怎麼見他父親呢！』」說著，又哭起來。王夫人勸道：「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，但只壽夭有定，如今已經死了，無可盡心，只是葬禮上要上等的發送。一則可以少盡僮們的心；二則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兒的陰靈兒也可以少安了。」

賈母聽到這裡，越發痛哭起來。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，明仗著寶玉心中不甚明白，便偷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，哄老太太道：「寶玉那裡找老太太呢。」賈母聽見，纔止住淚問道：「不是又有什麼緣故？」鳳姐陪笑道：「沒什麼緣故，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。」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，鳳姐也跟著過來。走至半路，正遇王夫人過來，一一回明了賈母，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，只因要到寶玉那邊，只得忍淚含悲的說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也不過去了，由你們辦罷。我看著心裡也難受，只別委屈他就是了。」

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，賈母纔過寶玉這邊來，見了寶玉，因問：「你做什麼找我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，他說要回南去。我想沒人留的住，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他。」賈母聽著，說：「使得，只管放心罷。」襲人因扶寶玉躺下。

賈母出來，到寶釵這邊來。那時寶釵尚未回九，所以每每見了人，倒有些含羞之意。這一天，見賈母滿面淚痕，遞了茶，賈母叫他坐下。寶釵側身陪著坐了，纔問道：「聽得林妹妹病了，不知他可好些了？」賈母聽了這話，那眼淚忍不住流下來，因說道：「我的兒！我告訴你，你可別告訴寶玉。都是因你林妹妹，纔叫你受了多少委屈！你如今作媳婦了，我纔告訴你，這如今你林妹妹沒了兩三天了，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。如今寶玉這一番病，還是為著這個。你們先都在園子裡，自然也都是明白的。」寶釵把臉飛紅了；想到黛玉之死，又不免落下淚來。賈母又說了一回話，去了。

自此，寶釵千回萬轉，想了一個主意，只不肯造次，所以過了回九，纔想出這個法子來。如今果然好些，然後大家說話纔不至似前留神。獨是寶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，他的癡心總不能解，必要親去哭他一場。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，不許他胡思亂想，怎奈他鬱悶難堪，病多反覆，倒是大夫看出心病，索性叫他開散了再用藥調理，倒可好得快些。

寶玉聽說，立刻要往瀟湘館來。賈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過來，扶寶玉坐上，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。到了瀟湘館內，一見黛玉靈柩，賈母已哭得淚乾氣絕，鳳姐等再三勸住。王夫人也哭了一場。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裡間歇著，猶自落淚。

寶玉一到，想起未病之先，常到這裡，今日屋在人亡，不禁嚎啕大哭。想起從前何等親密，今日死別，怎不更加傷感？眾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，都來解勸。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，大家攙扶歇息。其餘隨來的，如寶釵俱極痛哭。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鵑來見，「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。」紫鵑本來深恨寶玉，見如此，心裡已回過來些；又有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裡，不敢灑落寶玉：便將林姑娘怎麼復病，怎麼燒燬帕子，焚化詩稿，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。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。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。賈母王夫人又哭起來。多虧鳳姐能言勸慰，略略止些，便請賈母等回去。寶玉那裡肯捨。無奈賈母逼著，只得勉強回房。

賈母有了年紀的人，打從寶玉病起，日夜不寧，今又大痛一陣，已覺頭暈身熱，雖是不放心，惦著寶玉，卻也扎掙不住，回到自己房中睡下。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，也便回去，派了彩雲幫著襲人照應，並說：「寶玉若再悲戚，速來告訴我們。」

寶釵知是寶玉一時必不能捨，也不相勸，只用諷刺的話說他。寶玉倒恐寶釵多心，也便飲泣收心。歇了一夜，倒也安穩。明日一早，眾人都來瞧他，但覺氣虛身弱，心病倒覺去了幾分。於是加意調養，漸漸的好起來。賈母幸不成病，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。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，看見寶玉精神略好，也就放心，暫且住下。

一日，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，說：「寶玉的命，都虧姨太太救的。如今想來不妨了。獨委屈了你的姑娘。如今寶玉調養百日，身體復舊，又過了娘娘的功服，正好圓房：要求姨太太作主，另擇個上好的吉日。」薛姨媽便道：「老太太主意很好，何必問我？寶丫頭雖生的粗笨，心裡卻還是極明白的，他的情性，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。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，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，我姐姐也安慰些，我也放了心了。老太太就定個日子。還通知親戚不用呢？」賈母道：「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大事，況且費了多少周折，如今纔得安逸，必要大家熱鬧幾天。親戚都要請的。一來酬願，二則僮們吃杯喜酒，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。」

薛姨媽聽著，自然也是喜歡的，便將要辦粧奩的話也說了一番。賈母道：「僮們親上做親，我想也不必這麼。若說動用的，他屋裡已經滿了，必定寶丫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，姨太太就拿了來。我看寶丫頭也不是多心的人，比不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，所以他不得長壽！」說著，連薛姨媽也便落淚。恰好鳳姐進來，笑道：「老太太、姑媽又想著什麼了？」薛姨媽道：「我和老太太說起你林妹妹來，所以傷心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老太太和姑媽且別傷心。我剛纔聽了個笑話兒來了，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。」賈母拭了拭眼淚，微笑道：「你又不知要編派誰呢！你說來，我和姨太太聽聽。說不笑，我們可不依！」只見那鳳姐未從張口，先用兩隻手比著，笑彎了腰了。

未知他說出些什麼來，下回分解。